

doi:10.11835/j.issn.1005-2909.2026.02.019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肖作鹏,何益,杨咏歆,等.空间规划转型与乡村振兴背景下总体规划和乡村规划课程一体化建设探索[J].高等建筑教育,2026,35(2):161-168.

空间规划转型与乡村振兴背景下 总体规划和乡村规划课程 一体化建设探索

肖作鹏^{1,2}, 何益¹, 杨咏歆¹, 张天尧¹

(1.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建筑学院;2.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空间治理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深圳 518033)

摘要:空间规划转型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使得总体规划与乡村规划在结构体系、实施实务等方面的联系日趋紧密,也为高校城乡规划类课程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改革机遇。文章在阐释总体规划与乡村规划课程一体化建设必要性的基础上,介绍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城乡规划专业教研组在教学方案调整、教学基地优选、教学内容重组等方面的实践探索,总结了提升学习效果、减轻学习负担、增强学习主动性等建设成效,归纳了竞赛嵌入下课程关系平衡、多阶段任务下跨尺度思维转换、空间资源配置下的规划传导等难点,并从细化教学安排、加强师资培训、引导学生自主探究等方面提出改进建议,以为国内相关院校开展同类课程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国土空间规划;乡村振兴;总体规划;乡村规划;课程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TU982.2;G64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2909(2026)02-0161-08

总体规划(以下简称总规)和乡村规划(以下简称村规)是两类重要的空间规划类型,对应的设计课程也是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培养的核心课程^[1]。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国土空间规划改革,以及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总规与村规的内涵发生了重要变化^[2-6]。各大高校积极响应,着力推进适应性的课程建设^[7]。总的思路有:适应规划转型调整课程体系,更新教学内容,增加综合评价等技术训练^[8];结合实践教学基地,推动课程结合实际规划编制工作^[9],强化规划传导与应用;组织参加各类竞赛,推动课程交流互鉴^[10]。尽管课程体系改革多偏向以大课程群为单元整体推进^[11],但大部分课程建设与教学实践却仍以单一课程为对象,较少总结课程群一体化建设的成效与难点。针对此,本文以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城乡规划专业总规与村规设计课程开展一体化教学探索为例,介绍相

修回日期:2024-04-28

基金项目:广东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HITSZUQP21002);哈工大(深圳)课程思政专项课题(HITSZIP20018)

作者简介:肖作鹏,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区域与城市规划研究,(E-mail)taexzp@foxmail.com。

关做法及成效,反思存在的问题,提出可能的解决思路,以期对相关院校课程建设提供参考。

一、总规与村规课程一体化建设背景

(一) 空间规划改革重塑总规与村规关系

城镇与乡村在土地类型、空间形态、治理模式、生产生活方式等存在差别^[12],各大城乡规划高等院校普遍单独开设总规和村规的理论和设计课程。然而,自2019年启动国土空间规划改革以来,这种因规划对象的差别而形成的课程分野成为可以进一步讨论的话题。首先,从规划对象与范围来看,规划改革要求各级国土空间规划覆盖城乡全域全要素,要求改变以前侧重规划建设用地红线内、忽视红线外的范围惯性,改变以前侧重建设用地空间、忽视非建设用地空间要素的偏颇。特别是总体规划是覆盖全要素的总体规划,对山水林田湖草等规划要素的关注,必然将规划重点延及乡村地域,进而形成“从乡到城、先乡后城”的工作流。

其次,就规划分级及编制而言,规划改革重塑了总规与村规的关系。按规定,市县以上编制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各地结合实际编制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图1)。其中,总体规划或乡镇国土空间规划要求划设规划单元,包含城镇单元、生态单元和乡村单元等。在城镇开发边界外的乡村地区(单元),以一个或几个行政村为单元,由乡镇政府组织编制“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作为详细规划,报上一级政府审批^[13];不具备村庄规划编制条件的,则可在县、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划定村庄建设边界,明确村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建设管理要求,制定管理通则。在城镇单元,划入城镇开发边界的村庄则需纳入详细规划管理。因此,某种程度上,村规的总体性和独立性降低,更偏实用性,更具详细规划的性质,侧重于对总规在乡村单元的传导、指标分解与功能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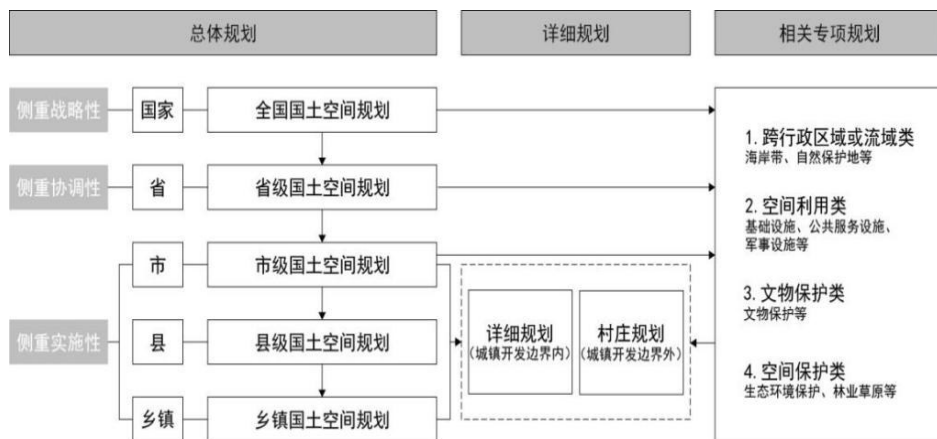


图1 国土空间规划“五级三类”规划结构体系

再次,从技术内容及传导来看,规划改革强化了总规和村规的联系。规划改革前,乡镇总体规划、分区总体规划等需要传导至乡村规划,包括但不限于行政村产业定位及发展引导、国家工程,以及各级近期重点建设项目、蓝绿紫线规定、村庄分级分类成果传导等。在新的规划体系下,传导到村规的内容还包括“三区三线”、面向行政村的乡镇建设用地指标分配方案、国土整治和生态修复项目的传导、自然保护区、林矿地及自然保护地(国家公园)等。传导手段也更加丰富,涵盖指标、结构、名录、位置、分区、边界等多种形式,管控要求则分为定性、定界、定点、定量等不同层级。

(二) 总规与村规系统联动

除自上而下的规划内涵、分级编制及技术内容传导外,在规划编制及实施实务层面,还涌现了

很多自下而上的压力,要求总规联动村规。最为明显的是,围绕乡村振兴,国家和各地方推出了很多新的制度,特别是用地制度,对各级规划的编制、实施和监督产生重要影响^[14-15]。这些制度创新先于甚至高于空间规划,并且在持续探索发展,还没有很好地被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也没有被以前的总体规划充分重视。例如,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及占补平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县域、跨省域调剂等已经开展落实的政策,影响了土地复垦及用地拓展。又如,农村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入市等一直在推进但尚未推开的政策,增加了政策的不确定性。再如,点状用地、一二三产业融合用地、设施农业用地、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新政策虽多在村规范范围内实施,但其事权普遍归属村级以上层面,需在村级以上规划层面进行统筹,并纳入镇、县或市级分区总体规划。加强对相关政策的理解与前期谋划,能够提升规划编制的有效性与实用性。

此外,由于上位总体规划对相关政策及其演变重视不足、管控颗粒度偏粗,引发了一系列现实问题。例如,本轮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划定工作受数据基础、工作深度等条件限制,未能充分兼顾城乡关系的动态变化,出现城镇开发边界切割乡村空间、农业空间布局较为分散等问题。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当前急需全面摸清现状村庄建设用地(203图斑)内各类用地构成与可置换空间潜力,研究盘活、释放现状图斑内部空间和存量用地效能。因此,面向乡村振兴提出的新政策、新变化、新要求与新问题,总体规划急需强化对乡村地区空间管制规则与空间资源配置政策工具的研究与应用^[16-17]。

以广东为例,各地都在探索镇级国土空间规划与村庄规划的集成,以镇村并举的方式研究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施方案,谋划全域土地资源的整理、挖潜与再分配,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释放乡村存量空间,实现乡村优势资源整合和价值提升,为乡村振兴落地实施提供用地保障。开展此项工作,既要推动乡村规划严格落实总体规划相关要求,又要促进总体规划充分衔接乡村规划,在指标分解、空间管控等环节进一步提升工作精度与细化程度,确保规划务实、管用、好用。概言之,总体规划与乡村规划需统筹衔接、上下一体,同时应同步推进课程建设与人才培养,实现两类规划在课程体系与业务能力上的一体化发展。

二、总规与村规课程一体化的实践探索

(一) 教学方案的调整

基于上述认识,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城乡规划专业利用学校新编本科生培养方案、推进课程群建设等契机,于2023年秋季开始推动总规与村规课程一体化建设。首先,将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乡村规划两门课程同时调整到秋季学期,更名为6学分的规划设计Ⅲ,鼓励学生基于课程成果参加全国高等院校大学生乡村规划竞赛。其次,在为期18周的教学周期内,没有因循两门课或前后两个单元各9周的惯常模式,而采取了按教学内容逻辑交叉整合的方式进行了教学方案及教学进度的优化整合。(1)新学期开始前的一周,增加前往教学基地调研环节,调研内容包括总规和村规内容。(2)前4周,学生主要从事总规的场地认知、发展需求分析及规划方案草案编制。(3)完成规划纲要内容后,学生将从事7周左右的乡村规划设计,预留1周时间集中制图,对标全国高等院校大学生乡村规划竞赛时间提交成果。(4)在提交竞赛成果后,利用剩下7周完成总规编制。

这一调整的目的首先在于通过集中调研将学生带入规划场景之中。其次,先开展总规纲要的编制工作,可增强对全域国土空间规划的认识,也能在此框架下理解国土空间规划转换下的村规,为村规建立起初步的“三区三线”、规划分区、单元划分、村庄发展定位、重点项目布局等框架,更好地在单元内从事后续的规划设计工作。最后,通过完成总规框架下乡村单元的规划设计,可以让学

生进一步了解总规到村规的传导机制,了解学生编制的总规方案落地到村规后遗留的技术问题,让学生在自省中领悟,将其转化成为第二阶段改进总规的方向,完成“认知—应用—反省—再应用”的学习闭环。

(二) 教学基地的优选

选择具体场地以“假题真做”(或者说“半真半假”)的方式开展教学,是提高学生课程实效的重要手段。基于总规和村规的一体化教学需求,教学团队在遴选教学基地时明确三项原则:一是,基地需要同时有乡村及海洋等水域空间,以便于学生深入理解山水林田湖草沙海等国土空间要素类型,谋划陆海统筹及城乡统筹。二是,基地需要具有较强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动力,正在经历乡转城、农转用等过程,面临着国土空间管控与发展的冲突。三是,考虑学生对场地要素的认知,规模不能很大,以某一建制镇、县市或其分区为首选。

基于此,选取珠海市斗门镇作为教学基地。斗门镇,地处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西北部,东背井岸镇,南邻乾务镇,西隔虎跳门水道,与江门新会区沙堆镇相望,北接莲洲镇。辖区总面积105.77 km²,2020年末户籍人口4.7万人,共辖1个社区、1个管理区、10个行政村。除种植农业与水产养殖外,作为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斗门镇2020年工业生产总值163.5亿元,主要产业包括智能小家电、新一代信息电子产业、环保产业等,是格力系产业重要的制造基地之一。此外,作为全国特色小镇,广东省旅游风情小镇,斗门镇拥有“一山一寺一温泉,一皇一将一家族”的独特文旅资源,正在以全域旅游推动文旅融合。从空间上看,该区域正在实施镇域经济、美丽圩镇工程、乡村农业、乡村建设等,推动乡村规划的编制工作,也是广东省镇村集成规划的试点区域。因此,适合作为课程基地。

(三) 教学内容的重组

根据教学思路及日程安排,教学组细化了分阶段的教学内容设计,如表1所示。

(1)第一阶段为资料收集与现场调研。学生需结合前期研究基础,积极参与座谈交流与现场问询,完成现状图纸校核工作;在调研过程中重点梳理镇村之间的关系,了解现存问题与多元主体诉求,明晰总体规划统筹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过程,深刻认知总体规划促进区域发展的目标导向、资源支撑与现实约束,理解总体规划在实际场景中的传导应用机制及不同层级规划的核心诉求。

(2)第二阶段为总体规划纲要编制。根据上位规划要求及区域本底条件,分析区域发展潜力及制约因素,研判未来发展场景,明确区域地位与职能,制定相应发展目标及实施路径;基于有限资料,模拟开展“三区三线”划定或优化调整工作,同时划定蓝线、绿线、紫线、黄线及工业保护线等管控边界;初步提出空间格局与功能分区方案、道路交通系统方案等规划内容。

(3)第三阶段为乡村规划与设计。以上一阶段全域空间单元划分为基础,选取典型乡村单元开展规划设计。教学内容涵盖上位规划解读、现状综合评估,以及产业发展、土地利用、交通组织、节点空间设计与村居建设指引等研究。重点分析村庄的农、林、地、宅、水等资源条件与区位条件,明确村庄发展目标与愿景,规划乡村资源利用项目与实施路径,研究空间资源保障机制,以支撑乡村振兴战略落地。最终按照乡村规划竞赛成果要求,完成规划设计成果编制。

(4)第四阶段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从空间格局与功能布局、土地利用与交通组织、规划传导与行动策略3个方面开展为期2周的教学。这一阶段允许学生重新调整纲要阶段的模拟初划的“三区三线”和规划分区等内容,也可重新提出产业发展路径及用地用海等要素保障安排。具体工作重点则是按照主导功能明确、陆海统筹、城乡统筹原则,提出居住、公共设施、工业、商业、绿地等各类用地的配置比例和布局优化方向,特别是满足不同类型、不同层级设施布局的定界、定点、定量、定标准要求。

表1 总体规划与乡村规划课程一体化教学内容设计

阶段	周次	内容	教学目标及任务
场地调研	0	资料收集与现场调研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前期收集相关资料,参与座谈会提问交流 ·完成基地实地踏勘,对图纸进行校核 ·了解镇村关系模式,思考问题与主体目标
总体规划 纲要编制	1—2	现状分析与目标定位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面向发展趋势及资源约束,识别问题与矛盾点 ·明确区域地位与职能,确定发展目标及其路径 ·结合上位规划的要求,提出预期性及约束指标 ·基于有限资料模拟完成“三区三线”的划定 ·综合划定蓝、绿、紫、黄等控制线
	3—4	空间格局与资源保护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初步提出城镇空间格局及分区方案 ·初定城乡、产业、交通等发展类要素整体布局 ·提出全域范围内空间单元的划分方案
	5—6	现状评估与村庄发展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评估村庄目前人口、集体经济发展现状及问题 ·分析村庄的农、林、地、宅、水等资源条件及约束 ·识别上位规划对行政村的发展定位及发展项目布局 ·根据“三区三线”及用地分类,提出产业发展路径及供地渠道
乡村规划 与设计	7—8	交通组织与土地利用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提出村域范围内的交通,提出村庄集中建设区的对外交通 ·提出村庄集中建设区的内部道路及交通设施体系 ·完善细化村庄集中建设区的土地利用及服务设施方案
	9—10	节点设计与村居指引等 专项设计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梳理村庄公共空间体系,提出若干节点的设计指引 ·详细研究村庄民居方案,提出建筑设计指引 ·各组根据研究兴趣,选择村庄某项内容进行深入设计
	11	集中制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根据竞赛要求,集中制作图纸,形成成果提交参赛
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 深入编制	12—13	空间格局与功能布局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进一步识别问题、潜力,明确目标定位及实现策略 ·提出产业发展路径及用地用海等自然资源要素保障 ·适度微调国土空间“三区三线”、细化国土空间用途分区 ·研究历史文化遗产、绿地与开敞空间等布局
	14—15	土地利用与交通组织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细化道路与交通布局及各类用地用海分类 ·细化住房与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研究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16—17	规划传导与行动策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研究不同区域的国土空间开发及综合整治指引 ·研究下层次规划传导、提出实施计划
	18	集中制图与成果编制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根据规划指引及范围,完成文本及图纸

*集中制图为集中制图周,本周不安排其他课程。

三、总规与村规课程一体化的成效、问题及展望

(一) 成果与成效

经过一个学期的课程实践,教学组在教学方案设计、教学基地选择、教学内容调整等方面进行实践探索。无论是教师教还是学生学,总规与村规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完整体系。教师授课更有组织架构,学生学习更有逻辑过程。学生在学习负担、投入度及成效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1)节约了学习时间。一体化课程建设组织模式,打破了原有课程规划设计多以一学期设置两

个独立设计任务的传统模式,设计了“一大一小、相互关联”的双任务。该模式采用从大场地中提取小场地的任务设计思路,避免了学生每次开展新设计任务时,都需花费2~3周进行场地认知与问题识别才能进入设计状态的问题,有效增加了方案推敲与深化设计的时间,减轻了学习负担。此外,通过小场地设计,不断强化了学生对大场地的熟悉程度,有效提高了学生作业的达成度及设计深度,顺利实现了竞赛嵌入的教学目标。

(2)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区别于传统由教师指定课程场地的模式,本次一体化教学设计采用“场地在过程中动态生成”的组织形式。学生通过资料收集、实地踏勘与整体分析,形成对场地的宏观认知与初步规划方案,再从中遴选新的场地开展乡村规划设计。该设计并非孤立进行,而是切实反馈并支撑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学生在基地选择中的话语权与获得感显著提升,学习积极性得到有效激发,既有利于形成对总体规划的整体把控能力,又有助于深化乡村规划设计思路。

(3)提升了课程成效。通过一体化设计,特别是采用“先编制纲要、中间嵌入乡村规划、最后反馈深化总体规划”的教学流程,帮助学生更清晰地认识总体规划成果的应用路径,理解上位规划对下一层级方案的引导作用;同时也使其意识到,若上位规划内容不详细、不明确、不准确,将直接导致方案难以落地。学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深刻的反思与体悟。

(二) 难点与展望

(1)竞赛嵌入模式下课程关系的平衡。课程原设定的课程关系为“总规为本、村规为辅”,但从实际教学执行情况来看,存在对总体规划忽视现象。例如,按照教学日历安排,乡村规划课程的结课时间早于竞赛的提交时间;加之学生对竞赛成果更为重视,在课程结束后仍持续完善竞赛作品,挤占了第二阶段总体规划课程第一周的学习时间。又如,在原有课程设计中,要求学生选取的乡村规划基地应位于其初步编制的总体规划方案所划定的乡村单元内,可为单个自然村、行政村或集中连片的多个村落,但学生普遍仅选择单一村庄作为规划基地。为此,需要进一步思考课时分配及教学进程安排,优化教学基地,引导学生充分理解课程训练的重点,平衡好课程之间的关系,避免唯竞赛化、唯分数化。

(2)多学习阶段下跨尺度的思维转换。课程贯通后,总规与村规课程交替进行,存在两次转换。第一次是从总规转向村规,第二次则是从村规转向总规。从授课情况来看,大部分学生仍难以在短时间内转换思维方式。难点主要在于乡村与城镇在人口、土地及利用方式、功能要求、道路等级分类、建筑形态布局等方面有着显著差别。解决此问题,需要前置原理课,加强对总规及村规的了解;需要教师在设计课程中引导学生转换思维,使其能够从区域、系统、动态的视角,审视城镇与乡村及其空间、功能关系的演变过程,在编制村规的过程中切实落实总体规划的相关要求,在开展总体规划时,提前预判并设想规划意图向村规传导的具体场景。

(3)资源配置政策的应用与规划传导。本轮总规与村规课程的一体化建设,源于总规与村规在规划架构与实务操作层面的内在关联。这种关联既依托乡村振兴、城乡关系重构的国家背景,也顺应国土空间规划转向全域全要素管控、实现乡村规划全覆盖的时代要求。因此,课程建设特别注重“空间资源配置”贯穿总规与村规全过程,即在谋划全域发展、策划产业项目、安排土地用途时,特别注重土地的获取方式、供地政策及自然资源要素保障。这些政策内容涵盖村庄建设与空心化、农村低效用地综合整治、三旧改造与城镇更新、农用地整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建设用地拆旧复垦、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点状供地、一二三产业融合用地以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这类时效性、政策性较强的内容对本科生而言理解难度较大,需要教师有针对性地引导,并鼓励学生开展自主探究。为此,一方面要强化授课教师对规划课程体系、土地与空间资源配置等新政策的整体把握;另一方面要提升教师指导学生理解课程体系、构建空间规划及其实施的系统思维能力。

四、结语

在国土空间规划加速转型、乡村全面融入全域全要素规划体系的背景下,总体规划与乡村规划由长期分野逐步走向融合,城乡要素流动模式与规划内容定位均发生深刻变化,这对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培养与课程体系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城乡规划专业围绕总规与乡村规划一体化开展的教学实践表明,通过重构教学方案、采用四段式教学组织模式,能够有效推动两类规划在教学层面的有机衔接,在减轻学生学习负担、提升学习积极性与获得感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实践也反映出课程关系协调、规划思维转换等方面仍需持续优化。面向未来,规划课程一体化建设应进一步聚焦空间资源配置,强化城镇与乡村差异化空间利用路径研究,提升规划成果的实用性与传导性,这既是国土空间规划转型的内在要求,也是未来规划编制与实务工作的方向之一。

参考文献:

- [1] 姜乖妮,董宏杰,王苗.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城乡规划专业本科课程体系优化探索——以河北建筑工程学院为例[J]. 高等建筑教育, 2024, 33(2): 79-88.
- [2] 朱查松,王嫣然.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总体规划教学改革探索[J]. 城市建筑, 2021, 18(16): 97-100.
- [3] 周敏,王勇,孙鸿鹤.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城乡规划实践类课程教学改革探索[J]. 科教导刊, 2023(26): 70-72.
- [4] 宁启蒙,古杰,王晓华.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总体规划课程的内容体系分析[J]. 教育进展, 2023(4): 1643-1648.
- [5] 刘丹,熊鹰.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规划教育探索与实践[J]. 安徽建筑, 2021, 28(12): 96-97, 105.
- [6] 刘玮. 乡村规划“三位一体”教学模块建设研究[J]. 中国建设教育, 2023(1): 7-10.
- [7] 杨恢武,陶贵鑫,周凤林.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城乡规划专业培养方案适应性研究[J]. 规划师, 2023, 39(8): 140-146.
- [8] 张小东,王彦春,常丰镇. 大数据融入城乡总体规划设计课程教学的探索[J]. 高教论坛, 2024(2): 14-17, 62.
- [9] 王磊,安蕾. “双基地”协同驱动乡村实践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探索[J]. 高等建筑教育, 2022, 31(4): 49-55.
- [10] 付劲英. “以赛促教”模式的乡村规划教学实践探索[J]. 技术与市场, 2021, 28(10): 152-153.
- [11] 罗曦.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城乡规划专业总体规划课程群教学改革探讨——以中南大学为例[J]. 华中建筑, 2024, 42(1): 144-148.
- [12] 张尚武. 乡村规划: 特点与难点[J]. 城市规划, 2014, 38(2): 17-21.
-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Z]. 2019.
- [14] 朱力,陈轶. 双向视角,实践导向: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面向乡村振兴的规划学科建设思考[J]. 小城镇建设, 2023, 41(12): 38-44.
- [15] 洪培培,常丽红.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镇规划课程实验实践教学改革研究[J]. 科教导刊, 2022(22): 65-67.
- [16] 申明锐,张京祥.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中国乡村转型与复兴[J]. 城市规划, 2015, 39(1): 30-34, 63.
-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Z]. 2024.

Exploration on the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of comprehensive master plan and rural planning courses under spatial planning transform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XIAO Zuopeng^{1,2}, HE Yi¹, YANG Yongxin¹, ZHANG Tianyao¹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2. Research Center for Spatial Governance Technology, 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Research Bas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henzhen), Shenzhen
518033, P. R.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spatial planning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comprehensive master plan and rural planning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closely linked in structural system and implementation practice, bringing new challenges and reform opportunities for urban-rural planning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in universities. Based on clarifying the necessity of the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of comprehensive master plan and rural planning course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urban-rural planning in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henzhen) in adjusting teaching plans, optimizing teaching bases, and restructuring teaching contents. It summarizes the effects such as improving learning effectiveness, reducing learning burden, and enhancing learning initiative, sums up the difficulties including the balance of curriculums embedded in competitions, the cross-scale thinking transformation under multi-stage tasks, and planning transmission in spatial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refining teaching arrangements, strengthening teacher training, and guiding students' independent inquiry,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domest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similar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Key words: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comprehensive master plan; rural planning; curriculum integration

(责任编辑 梁远华)